詩學女為

明經松溪先生汪君行狀

文初官京師延汪君族人稚川氏肇龍於家塾得讀其行篋中攜君所作林大光傳心愛重之文旋以病乞歸戊子客於新安紫陽書院君命次子灼從文學遂交君數載君於文傾倒無所不盡去年秋君來山中稚川亦至聚數日歡甚未幾文歸里而君於是冬竟卒卒之日遺言以其狀屬文今其孤述以固請乃往哭其靈而為之狀曰

君姓汪氏諱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歙西鄉西溪里人新安汪氏為唐越國公華後者凡十六族君之族在焉越

國二十七世孫宋處士人鑑則始遷西溪之祖也又十三傳爲君祖州司馬景晃有醇德州里賴之時婺源經師令配享朱子祠江氏永者稱其爲協於周官經大司徒之六行爲立生傳年九十有六舉鄉飲大賓祖妣鄭吳曹許四安人君考泰安爲吳安人出養志潔身誠隱德君子也母方安人生二男子君爲長逮事其祖者久秉教率德孚聞於家年二十二補學官弟子又十四年貢入太學凡三應省試三黜謝去讀書不疏園中不疏園者君考讀泉明漸與田園疏句感而顏其別業爲君易也君於是足跡不出園者幾二十年遂終焉君制義

師淳安方氏楘如古文法桐城劉氏大櫆經學則與休陽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汪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爲江門大弟子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亞焉江氏作君祖傳卽稱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君旣師江而又客戴氏汪氏於家汪爲尤久久處昕夕無他語語必經義義疑輒辨辨必力持不相下則辨益疾而君故口吃嘗咽塞不能出聲氣鬚眉動張童僕往往背立睨視匿笑已乃復辨必彼我意通乃已君爲人沉毅有力邁往自喜凡常俗沉溺嬉悅與夫酬酢無益煩苦之事可已而人訖不獲自

已者君能一切能去無所顧世故罕與之匹而學亦用
是能專且久以卒底於成生平於書無所不觀而爾雅
說文三禮三傳史記兩漢八家之文皆有是正論說惜
尚未有成書其成者惟詩學女爲一書顧君亦意不專
此以予灼習詩排日書示之久而卒業釐爲如干卷其
中若律象地里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
据該洽考核精審集之可自成書而於詩義或折衷舊
說而疏其未通或參悟本詩而抒所獨見皆有神解至
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疎惟君爲無病云書
旣成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爲授子灼及其徒

程敦程敦者槐塘里人少常遊學於武林吳門閒貧才有狂名一日至西溪見君西湖紀游大折服遂師君君居之不踈園謂灼日成吾志者程生也吾爲君得一良友矣今松溪文集中附刻杜海山事略即敦作也君古文有松溪文集劉氏大槐所定制義刻入新安三子課藝方氏楘如所定三子者即君與戴震及震邑人鄭牧也君年不永故所著止此知君者咸爲君惜焉君精力旣大耗於學又善飲數苦下血益羸弱然未嘗以爲病母方安人在堂而君繼室余孺人能得姑歡心君倚之會余孺人卒姑哭之慟君強作達以慰其母且益瘞其

毋而神已內傷矣越一月病作投以藥小瘥猶手書不釋寢食靡所異少日忽曰吾昨夢有延余去爲師者病其不起乎然且毋使太安人知其招吾友汪君稚川與作別語語如平常衆皆駭不肯信已而曰吾不可歿於婦人之手其卽正寢自起而出南向坐處分家事畢謂諸子曰吾所不能瞑目入地者未終子職以貽高年憂汝等其善體吾意盡孝養無重吾泉下之痛一切恤艱阨養老孤自汝曾大父大父及汝父叔所奉爲歲例者家不替守而行之亦勿替也復顧子灼及程生敦曰吾生平著述惟詩學女爲爲鸁有成本其餘經史文集尚多

論釋散見於各書本不自信未嘗敢以示人然亦不可散失其眞集編次謹藏之言已遂不復語少選卒時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七配程孺人繼配余孺人並先君卒子男四人煇灼炘照孫男二人基仁基義嗚呼君之為人其可書者多然皆不備書而獨書君所獨得於已者如此所以存其眞於不朽也乾隆三十七年秋九月十有三日秀水舊史氏鄭虎文謹狀

序

予少攻詞章之學久而厭苦之乃讀經從婺源慎齋江先生遊與同學休寧戴震同里汪肇龍程瑤田輩講習辨難久之於詩若獨有所得輒隨筆存錄以便省覽然未有成書也洎兒子灼既長業詩經時有質問因歷舉古今傳說異同而通會以己意計日程課積而大備乃命灼編次成集告之曰詩以正性情爲修齊治平之本而多識其餘事也後世資之以爲文章陋矣昔者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

食李枏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此皆可謂善學詩者吾今授女以詩女其能以數君子爲師而內正其性情於興觀羣怨之間毋務博以炫華毋矜辨以獵譽授政能達專對不辱非所望於女也循循於門庭朝夕閒幸無子弟之過足矣故名是編曰詩學女爲藏之家塾世爲子孫課本若出以問世余則何敢

總論

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後獨詩爲完書而凡經傳所引逸

詩有其辭者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無其辭者若采齊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等篇皆孔子所删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皆舉全詩而言未必定爲删後之辭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删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與魯樂官所歌無所損益則删詩之說不足信矣朱氏經義考曰孔子删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删與不删又謂孔子

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
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伯修亦嘗疑之近
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
之事愚心韙之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
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
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
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今大小
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
采蘋采蘩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
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

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鍾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删之又何也歐陽子謂删詩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删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删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耳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

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一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且宋齊新宮繁遏渠九夏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

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歟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朱氏指駁刪詩其說百世不易故備錄之

凡樂必有詩而笙詩及九夏樂章則其辭已亡說者乃謂笙詩有聲無辭謂九夏未盡亡而取他詩以當之皆非也今按笙詩毛傳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黃氏震謂漢世以亡為無當從無音後儒從之遂謂有聲無辭不知無音固屬誤讀亡字卽謂其非誤讀亦作傳者就作傳時言之非謂本無辭也若本無辭安識其義其辭亡而義存者緣孔子正樂時其辭猶在遭

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史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餘年之間存者五篇而已笙詩之亡可例也又或以笙詩之樂曰奏而謂其無辭不知鄉射禮樂正太師奏騶虞周禮鍾師掌九夏而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亦曰奏左傳金奏肆夏之三是詩之被於樂者皆得曰奏何獨於笙詩疑之且笙與籥管類也籥章有豳詩下管有新宮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今亡而舊故有詩也以籥與管之有詩例之亦不可謂笙獨無辭其謂之無辭者始於鄭漁仲而

朱子因之黃氏又誤讀毛傳亡字以傅會之不足據也又時邁朱傳云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按九夏金奏與笙詩之被於管者同樂工徒習其音因亡其辭周禮載九夏之名猶詩序載六笙詩之名耳劉澂鄭樵謂九夏皆有聲無辭但如笙詩徒存其名余謂笙詩無辭非無辭也亡其辭也九夏之無辭亦然束晳有補笙詩皮日休有補九夏歌正以其亡故補之鄭司農云九夏諸篇頌之類也樂亡而諸篇

亦亡之矣故頌不能載鄭意蓋謂笙詩亡於正樂之後九夏之亡最久孔子時已不見故詩序亦不得編入也今朱子引國語兼取韋呂之說韋以肆夏與樊爲一合遏渠而三呂以樊遏爲一合肆夏渠而三皆附穿鑿外傳金奏肆夏樊遏渠以皆金奏故並言之非肆夏即樊韶夏即遏納夏即渠也此韋說之誤也時邁即有肆于時夏之文亦不足據此定爲肆夏況執競思文皆無言樊遏渠者乎此呂說之誤也韋以樊遏渠當肆夏之三而呂更以時邁執競思文當肆夏樊遏渠則愈不可通矣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王肅以爲子夏作鄭康成以爲大
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程子以爲當時
國史所題蘇氏以首句爲孔氏之舊而其下爲毛公
衞宏集錄惟范蔚宗後漢書云衞宏作毛詩序鄭夾
漈因之而朱子力主其說復著詩序辨以極詆其妄
朱氏彝尊以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
之言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此維
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故以爲補師說之所未及
毛公因而存之不廢且謂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
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

而必俟東漢衞宏爲之序乎故直斷爲子夏作愚謂朱氏之辨當矣朱子專攻小序近儒復從序而攻朱子均屬門戸之見蓋序不可廢而序亦未可盡從即如朱子誤以鄭詩爲鄭聲而皆指爲淫奔者之詞後人從序不從朱是已然序於鄭衞之詩其指爲淫詞者亦未必盡合聖人採詩之旨如東門之墠愚謂懷賢也溱洧刺鄭俗之男女無別也靜女刺淫者彤管之守不終也氓刺淫者之見棄戒慎始也凡淫詩皆刺淫者之詞必非淫者自道而刺淫者亦各有所以爲懲戒之意非徒㐲其事以醜之也若徒詩以醜之

諷一而勸百其奚貴焉故余或從序或從朱一以思無邪一語要之而私意不設予之說三百五篇皆如是聊舉四詩以例其餘

朱子曰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按三者之體不同故命名亦異卽如王爲王都而亦名風者詩採於東都之地以地名其詩其體本風故曰風非貶王也魯爲列國而亦名頌者季孫行父請於周史克作頌其體本頌故曰頌非襃魯也風雅有變正而頌無變正所言者治世之正事則爲正所言者亂世之變事則爲變風頌無大小而雅有大

小純乎雅之體爲大雅雜乎風之體爲小雅雅不言周而頌言周者以別於商魯也周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魯之頌頌其君而已商則先代之詩而亦次於周魯之後者猶豳風之附於列國後也詩體本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

或曰吳楚之無詩非以僭王而刪之與曰非也太師之本無也顧炎武曰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岐陽之盟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

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虢鄶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歙豳詩祈年於田祖則歙豳雅祭蜡則歙豳頌鄭康成三分七月之章以當之固屬割裂無據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籥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歙笙竽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

之齊量尺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
聲有不同耳顧氏炎武從之愚謂周以農事開國故
周禮籥章皆推本於豳明王迹之所自也七月備言
寒暑之爭用之逆暑迎寒其爲豳風也楚茨信南山
甫田大田皆言農事以爲豳雅而用之祈年豐年載
芟良耜絲衣言報祭飲酒以爲豳頌而用之祭蜡於
辭義莫不允協故用朱子之說而於豳頌則去臣工
噫嘻二章而增絲衣一章說詳本詩
詩之有賦比興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未之能外顧其
體則詩成而自具作詩者不能畫地以趨說詩者亦

不必刻舟以求也蓋賦之體比與興不得而亂之比之體賦與興亦不得而亂之至於興則皆得而亂之矣何則以爲感物卽目所見而因及意中所存興也何必非賦以爲寄意感象於物而因以自況其情興也何必非比卽以關雎一詩言之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以比君子淑女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比君子之求淑女也左右采之左右芼之比君子得淑女而親愛娛樂之也是比也何以謂之興若如註疏以荇菜爲豆實而謂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卽朱子訓芼字亦云孰而薦之亦主奉祭祀言則皆賦也琴瑟鐘鼓

如宋傳宜从比如註疏謂爲房中之樂宜从賦亦何以謂之興夫興之體必與本事絕不相涉隨取以爲發端者如唐風山有樞小雅南山有臺及漢樂府孔雀東南飛之類乃可謂之興興語必在章首斷無在一章之中末者以本無比傅聯屬之義故也其在中末者非賦則比耳朱子往往有賦而興又比興賦其事以起興之說未明於興之說者也蓋古之經師長於考核而詩之神理在有字句無字句間泥輒失之故自毛鄭以來言賦比興者殊多未當讀詩者宜用孟子以意逆志之法求免於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

膠固心目莫甚於賦比興相亂賦比興相亂由於不知興之所以爲興愚謂三百篇中興體絕少今舉古今相沿所謂興者通於賦則歸之賦通於比則歸之比無可通者乃歸之興則興之體不亂而說詩者始明乎詞義與本事絕不相涉者興體固如是而穿鑿之私智可廢不然興體亡而僞辨恣矣

戴侗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也江眘齋先生曰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作韻

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者別之為古音明楊愼用
修又增益之為轉注古音言韻學者謂二家為古韻
權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凡著述有三難淹博
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也
三百篇後古音亦漸尨矣屈宋辭賦往往有齟齬之
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踳駮舛謬者亦不少魏晉
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口習今韻而又間為古韻
此何足為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决擇古韻亦
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
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

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間句散文而以爲韻或是韻而反不韻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亦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愚謂古韻寬而今韻嚴今韻起於梁沈約而律詩用之梁陳以來古體詩亦皆通韻如東之通冬魚之通虞不盡拘沈韻也唐詩以杜韓爲宗五言古體皆用古韻杜之彭衙行眞文元寒刪先通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質物月遏黠屑通用韓之此日足可惜東冬江陽庚青通用元和聖德詩語麌哿馬有通用如此之類更僕未易

敗今人作古體詩尚通用古韻朱子集傳本吳才老韻補泥於今韻而爲叶韻之法凡詩之不合於今韻者俱從而叶之就其所叶之韻亦多有未可通者如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友不同韻則以采叶友可也以友叶采可也今采叶此禮反友叶羽已反將以何韻爲準乎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居御不同韻則以居叶御可也以御叶居可也今居叶姬御反御叶魚據反又以何韻爲準乎史有不必用韻而亦叶韻者如誰謂女無家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有本同一韻而亦叶韻者

如麟之趾振振公子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之類是也更有上下各自爲韻而必叶爲一韻者亦有決不可通之韻本不入韻之字而亦必叶爲韻者牽合煩碎幾於無句不叶殊非聲成文謂之音之義也又古人四聲通用亦始於虞之賡歌降爲屈原之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則平去通韻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委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則上去通韻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前

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鳳爲予先戒兮雷師告予以未具則去入通韻惟兹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兹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則平入通韻自楚詞至漢魏樂府皆然何獨於三百篇而必強爲一聲又必強爲一韻乎三百篇之詩皆被之樂無不可歌者歌有抑揚抗墜輕重疾徐宛轉之節一唱三嘆音韻自然而協不必以今韻之平上去入拘拘叶之今之詞曲通用四聲按節而歌何嘗不協俗樂尚不必限以一聲豈古樂反欲拘於一韻由此推之不特吳才老韻補楊用修轉注古音爲未盡美卽

朱子之叶韻亦俱可廢也

皇上緝熙聖學陶鑄百氏

欽定詩義折中一書

頒在學宮星日為昭矣臣鳳　草莽愚昧竊食其中者十

載茲編恭錄若干篇以凜

聖人雅言之訓其餘概以朱傳為主而序說之可信者存之序與說俱不可通乃博采衆論間附鄙意朱傳為家弦戶誦之書故仍用朱傳者不更采錄若禮器名物山川地理朱傳或未載或載而不詳者備加參考以便初學省覽

詩學女爲卷一

歙汪梧鳳著

國風

周南后稷初封於邰是爲邰國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有斄城斄讀曰邰不窋竄居戎狄之閒是爲北豳甘肅慶陽府城東有郁郅城通志卽古不窋城公劉遷豳在今陝西西安府邠州是爲豳國至太王始遷於岐建國號曰周今鳳翔府岐山縣北五十里有岐陽廢縣唐貞觀七年析扶風岐山二縣所置在岐山之南太王居岐之隈卽此處也唐六典曰關內道名山曰岐山俗名鳳風堆山之南周原在焉詩所云周原膴膴是也括地志以美陽城爲太王避狄所居考之顧氏方輿紀要美陽城在武功縣境山有太白惇物而無岐山恐非是自文王徙都於豐乃以周之舊都爲周公旦采邑以周之召爲召公奭采邑分治其地周以東豐鎬屬焉南及汝墳江漢則荊豫之域也召以西邰豳屬焉南及江沱則梁州之域也二南之詩采於二公所治之地故卽係之以周召而系詩

之地及不盡於周召故各以南繫之是周召從二公之封地名猶之列國之以國名非從二公之爵名也如云以爵名則綴南於周召之下義不可通矣

關雎八則

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刺康王詩漢史遷揚雄晉范蔚宗輩多宗之不知言六藝者必折衷於孔子魯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豈政衰之詩足以當之乎此三家之說所以廢而不傳也顧後儒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后妃作或以爲太任宮人作惟朱子本程子之說而斷爲文王宮人美后妃之德而作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以爲其義宏遠從之 鳳嘗反復諸

說。而後知朱傳獨有合於不淫不傷之義。何則。使以爲文王作。則寤寐輾轉之詞。雖志篤求賢。而語隣慕色。猶是牀笫之私耳。後之子孫。乃取而播之樂律。用之邦國。毋亦有所未安乎。若出自旁觀者形容之口。則如美叔者。謂巷無居人。憂旱者。謂民無孑遺。雖甚其詞而不嫌於過。所謂哀而不傷者。於義允矣。至謂后妃求賢以自助。其義較勝。顧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不宜待后妃已歸。乃爲文王求妾媵。湛氏若水已嘗辨之。且后妃文王匹也。更爲求匹而以共承祭祀之禮尊之。無其事。是以虛詞飾也。有其事。則上替下僭。

後世並后匹嫡之禍。皆於是乎在。則所謂琴瑟鐘鼓者。淫禮慝樂耳。其何以訓。反是以觀。而不淫之義章矣。若謂太任宮人作。考之全詩。自商頌五篇外。無文王以前詩。此尤不根之論不足辨也。

雎鳩毛傳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爾雅注鵰類今江東呼爲鶚。陸佃曰鶚性好峙謂之鶚立。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續詩傳鳥名卷曰說文白鷢王鵙也。顧氏玉篇與廣韻皆謂白鷢。則是南人稱鶚北人稱鷢總是一物爾雅既出王鵙又出白鷢猶之黃鳥倉庚一物而兩出無他義也。又春秋昭十七年郯子舉五鳩

之紀曰雎鳩氏司馬也杜預註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則周官以之定法制而在毛詩以之正匹配其義一也按摯古通鷙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可證

爾雅莕接余其葉苻註叢生水中江東食之疏苻與莕同埤雅菨餘以比德后妃謂可以菨餘草矣若蘩蘋藻所謂餘草按接余卽屏風又名水鏡草靨子菜荇絲菜金蓮子顏氏家訓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

鄭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朱傳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按公羊傳適夫人無

子立右縢右縢無子立左縢鄭箋左右義或本此存
叅

絲桐南方之氣以宣景風其器爲琴琴大琴七尺二
寸中琴三尺六寸梓曰唇含唇曰舌上覆曰定棗曰
承露高曰岳岳後曰項初廣曰肩肩後曰翅翅後曰
腰腰後曰尾尾曰翠舌下曰雙鳧露下曰越曰軫隧
翅下穴曰臍腰下曰雁足腰下穴曰臀尾後曰齦鄂
控弦曰扣控叩曰軫操縵曰弦紘節曰徽首廣七寸
二分翅博八寸腰如翅之半尾居翠四之三岳穹半
寸凡材林生者其音鬱山生者其音險澤生邱生者

其音澀邑生者其音清特生者其音

越取材近本者音過遲近末者音過靡擇本末之中

而用之沉之止水以觀其陰陽下沉一面爲陰上浮

一面爲陽其陰以爲底陽以爲面立夏而斵其材深

秋而合其膠立冬而後合其身春分而灰髹之凡經

歲而材成大瑟五十弦小瑟二十五弦長八尺一寸

定九寸身七尺二寸首尾端直首博一寸九分岳穹

八分底穴徑三寸橫四寸尾博一尺一寸七分底穴

徑四寸修五寸越疎分半首中間通足高四寸兩旁

各高三寸尾中間通足高五寸兩旁各高三寸五分

柱高如岳面施五采端續以錦凡材梓爲上榎次之楸次之夏斲其材冬而合之其材久則不析析也凡柱玉柱其音越金柱其音奮竹柱其音濫棗柱其音短越踈則音緩越促則音急

朱傳芼熟而薦之也按公食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內則雉兎皆有芼昏義芼之以蘋藻羞肉謂之羹菜謂之芼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菹醢生爲之是爲豆實芼則湆烹之

金行在西以宣閶闔之氣其器爲鐘鐘口兩角曰欒又曰銑銑間曰于于上曰鼓鼓上曰鉦鉦上曰舞舞

上曰甬甬上曰衡鐘懸曰旋蟲又曰斡鐘有四帶曰篆篆間曰枚又曰景於上受擊處曰攠曰隧鐘厚一寸有八鉦徑尺有八寸居銑十之八銑間如鉦鼓間併銑十之六舞之橫如鼓間从居銑十之四甬之長如鉦衡圍四寸旋長如甬二在上一在下中以設旋爲合於黃鍾凡鐘太厚則聲石太薄則聲散迫弇則聲鬱長甬則聲震故大鐘特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編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隧之法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特鐘合乎

黃鐘而益倍之編鐘編十二律加四淸律（黃大太夾）則十有六叉編之則二十有四縣於一簴既編律則旋宮惟所用筍簴直者曰[illegible]横曰筍筍上刻木爲崇牙畫以彩色牙上加翣翣上載璧筍旁出者刻爲鱗蟲下縣五采之羽簴之跗刻嬴（虎屬）鐘金屬而音羽特鐘羽宮革北方之氣以宣廣漠之風其器爲鼓鼓長八尺鼓面徑四尺中圍一丈六尺穹三之一曰鼖（軍事之鼓）鼓四面曰路鼓（宗廟之鼓）六面曰靈鼓（以祀地示）八面曰靁鼓（以祀天神）長六尺六寸面頭廣六寸中尺厚三寸中高兩頭直者各居二尺二寸面亦四尺曰晉鼓（金奏之鼓）長一

丈二尺中穹者磬折而至兩端曰鼖鼓役事之鼓縫韋爲鼓中實以糠以手拍之曰拊升歌之鼓也拊應歌聲爲節長六尺六寸面四寸有柄中繫兩耳持其柄而搖之旁自擊曰鼗堂下節樂之鼓小鼓曰鞞堂上節樂之鼓短鼓曰鼛如今之盆鼓一面鼓也小鼛曰應與鞞相應周制縣鼓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鼓革屬不應於律而爲衆音之主其音宮

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疏云按磬師云敎縵樂燕樂之鐘磬注云

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房中之樂得有鐘磬者。彼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據此則房中之樂以燕則用琴瑟以祭祀則用鐘鼓琴瑟聲婉順故曰友。友者親愛之意。鐘鼓聲宣揚故曰樂。樂則和平之極也。

葛覃三則

禮后妃親蠶不親葛故毛傳作后妃在父母家詩曲解末章以就其說支離彌甚不知親蠶之典始於前古故其禮詳親葛之事卽始后妃躬自爲之非有儀制孰垂憲章蓋幽俗近古后妃尤習勤禮之所無事

之所有無或疑焉或曰后妃當歸寧之候正及始絺
之時因感在父母家曾任治葛之事歌以飭女紅而
勤婦職末章乃以末事終之其說似非無見然詩取
垂教維其義勝而已此一詩也務絺綌以敎勤服澣
濯以敎儉崇師氏以敎敬寧父母以教孝張氏栻所
謂誦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
則知周之所以亡序云葛覃爲后妃之本者義如是
也何必以禮無親葛之文而必強爲之說哉

爾雅皇黃鳥郭注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璣曰黃
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

一名鵹黄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埤雅其色黎黑
而黄也鳴則蠶生按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庚鳴
蓋后妃見黄鳥之飛鳴而知始絺之不遠也
言告師氏爾雅言我也朱傳言辭也按毛據爾雅訓
我不若朱傳爲勝易說言乎兌成言乎艮言亦辭助
也薄汙我私薄澣我衣私燕服衣禮衣汙謂煩撋之
用功深澣說文作瀚濯衣垢也燕服垢深故煩撋之
禮衣垢淺濯之而已王后六服褘衣從王祭先王褕
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
王及賓客祿衣以御於王六衣皆公服害澣害否孔

疏謂三狄畫五色不可澣鞠展褖純色可澣以詩棠
澣言故作此解然味詩意猶云當澣者澣可無澣者
已之言中有不欲過勞人力之意則澣可兼汚無容
過泥也

卷耳五則

春秋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義取斷
章毛傳本此以說詩而後三章詞義難通則又以爲
指使臣言之官人之詩略而勞使之詩繁此可疑也
且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於使臣朱子非之故集

傳以爲思念君子是巳楊氏愼曰婦人陟岡飲酒攜
僕望砠卽爲託言亦傷大義因謂是代文王設身處
地之言義尤完善說是詩者宗集傳而參以楊氏之
說庶幾得之
卷耳爾雅苓耳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
蔓生可煑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幽州謂之
爵耳爾雅翼幽州謂之檀草雒下謂之胡枲江東呼
爲常枲一名常思菜則后妃思君子見常思以起興
猶思歸寄當歸臨別贈將蘺之意
不盈頃筐頃筐畚屬禮書有頃筐有懿筐有小筐有

大筐頃筐其淺者也卷耳易采也頃筐易滿也然而不盈焉者懷文王之在道也一句領起下三章所言崔嵬岡砠皆后妃意中文王馳驅大道所登陟之境祇設爲文王之言以寫其在道之情而后妃之懷更不白道一語於此可悟作詩之法

金罍酒器也韓詩說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禮圖刻木爲之大一斛漢書作金罍應劭云金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說文作櫑龜目酒樽刻雲雷象又作罍

崔嵬章已下曰我皆我所懷者想其勞苦欲其且酌

酒以解憂耳

樛木二則

鄭箋君子指文王朱傳君子指后妃鳳謂言文王可舉后妃言后妃則遺文王矣統於所尊鄭義較勝

樛木爾雅下句曰朻說文高木也葛藟陸璣曰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孔疏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按藟與櫐古通爾雅云諸慮山櫐郭注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

螽斯二則

螽斯樛木之應也黃臺歌而唐祚衰螽斯作而周祿永修短之故雖曰君德亦由內助

螽斯爾雅蜇螽蜙蝑郭註俗呼蝽蝶邢疏周南作螽斯陸璣曰幽州謂之春箕長而青長角長股或謂似蝗而小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窩官記斯者辭也猶小雅云鹿斯之奔菀彼柳斯是也詩又曰斯螽動股亦辭也小雅云秩秩斯干彼疏斯稗

桃夭三則

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則自九月至二月皆可昏春秋桓公三年九月齊夫人姜氏至自齊莊公元

年冬十月書王姬歸於齊可知昏期不必定仲春也朱傳云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其說本周禮而因詩又以桃夭起興故爲是論亦未嘗謂仲春之必不可昏如鄭箋說摽有梅篇之泥也東萊呂氏謂以華色比之子則興而兼比系之朱傳庶幾得風人之旨與

之子爾雅是子也毛傳嫁子也按之往也未嫁曰女既嫁曰婦方嫁曰嫁子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集思通凡花豔者鮮實桃夭不然春開夏結其實多而味美故曰有蕡按爾雅廣累

實疏云枲麻也麤者卽麻子名也爾雅黂麻實謂之蕡麻於植物中最多子疑蕡與黂通

兎罝四則

墨子文王擧閎夭泰顚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詩說從之其說與干城好仇腹心等句較有著落然后妃之德且化及江漢游女豈文王之德獨不可化及兎罝之野人乎朱傳之義宏矣

兎爾雅兎子嬎郭註俗呼曰䖘邪疏崔豹古今注兎有九孔論衡兎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埤雅兎生自口宜有留難吐而後免故字又通爲免今

產乳曰兔亦謂之分娩且兔足前卑後倨其形俛故俛又從兔也

椓之丁丁毛傳椓杙聲也按爾雅樴謂之杙注橜也說文擊橜於地中張罝其上也

公侯好仇爾雅仇合也朱傳與逑同按仇匹也似臣非君匹故朱子語錄復引漢書董仲舒傳伊吕乃聖人之耦以證之

芣苢二則

芣苢韓詩序云傷夫有惡疾也列女傳以爲蔡人妻所作後儒謂勝毛傳西河毛氏則疑夫有惡疾不去

而以芣苢臭惡猶采賦以自况是比也非賦也因謂惡疾癩也是草葉而衣之可愈癩故芣苢又名蝦蟆衣其說可謂善矣顧毋欲嫁其女而其女不去賢婦也后妃之化也其母獨非被后妃之化者乎　鳳謂凡說之無當於詩之大義者均可無辨傷惡疾與療產難與宜子與其於聖人采而獻之之意奚當也善夫李氏詩所之言曰舊說以爲婦人之詩然無意義可尋惟其采而收之曲盡一事之理者可爲求善取益之喻而詩次兎罝後殆以文王求才之殷取才之盡作者因芣苢以起興猶之關雎荇菜之義其說雖與

朱傳異而取義宏遠可並存也

芣苢爾雅馬舄郭註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曰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其子治婦人難產

漢廣七則

戴氏震曰民知有禮也是女也禮不備不可求猶舟楫不備不可濟也婦人謂嫁曰歸凡詩言之子于歸在女子則適人之正也秣馬也者欲駕車往迎之詞也親迎禮之正也設言以禮嫁則以禮娶而願秣馬以致欣慕也昏禮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其馬謂禖

車之馬與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漢鄭氏詩傳岐雍之南灝漢按漢水有二源禹貢錐指東西二源圖註云東源出漢中西縣嶓冢山始出曰漾合沮曰沔東流爲漢又東南至江夏沙羨縣入江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南流爲嘉陵水又南合潛爲西漢水又南合白水至巴郡江州縣入江據此西漢水在梁州域非詩所指之漢水也作詩者當在荊州域江漢合流處今之漢陽江夏地東漢水也

江鄭氏詩傳河洛之南瀕江水經注岷山在蜀郡氐

道縣大江所出益州記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大小百數殆未濫觴矣按岷山一名沃焦數百峯大西山爲最大雪山三峯闢其後冬夏如爛銀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嶺水分二流一東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禹貢錐指云以今輿地言之江水出四川松潘衛徼外岷山流逕衛北注云衛本禹貢揚州之域後爲氐羌地漢置湔氐道屬蜀郡唐爲嘉誠縣松州治明置松潘衛屬四川都司在成都城西北七百六十里元和志江源鎮在松州交川縣西北三十里

翹翹錯薪按孔疏薪木稱引月令收秩薪柴註大者可析謂之薪非是下蔞亦言薪特柴類耳不必泥言秣其馬世本古義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寧可以非禮干之乎

樂府有三疊笛有三弄此詩末四語三章通用卽漢魏曲後之趨也麟趾殷雷其體並同

蔞爾雅購蔏蔞郭註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羮魚陸璣曰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

汝墳五則

汝墳之伐枚伐肄君子從役而婦代職以養父母者也其曰父母孔邇言昔則遠而今則邇也顧父母本邇今若倍覺其邇而曰孔邇寫一時喜慰難言之情幾於繪聲繪影矣敘征役之勞而不涉於怨述團聚之樂而幷忘其勞非文王之化奚以及此故朱傳以父母爲指文王義似紆曲而小序勉之以正之說亦無取焉

汝朱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禹貢錐指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

西而南入於淮所謂汝口按朱傳天息山本桑欽水經禹貢雖指大盂山本酈道元水經注酈說爲的

墳爾雅墳大防李註謂崖岸狀如墳墓按爾雅汝爲濆注引詩作汝濆水經注有濆水則濆又汝之別流也

惄如調飢毛傳飢意也鄭箋思也按孔疏引爾雅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曰惄飢也李巡云惄宿不食之飢也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

魴魚爾雅魴魾郭註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陸璣

曰鱟而滿肥恬而小力細鱗魚之美者爾雅翼藻水中者尤美常以槎斷水用禁人捕謂之斷槎編

麟之趾二則

周南始於關雎終於麟趾明治化之必先齊家也麟仁獸也家之人無不仁則文王之仁可知此起化之本也故傳之美文王曰爲人君止於仁

麟爾雅麐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二丈說文麒仁獸也麐牡麒也